

中國傳奇

第十五冊

唐伯虎傳奇

中

國

傳

奇

唐伯虎傳奇(三)

編著者：本 社 編 輯 部
主 編：姜 濤
出版者：莊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惠 文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
經銷處：明 道 書 局
地 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 話：八三六八三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 撥：13295140 明 道 書 局
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
精裝32冊定價128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傳奇

目錄

第三十八回	真相大白老翰林允婚	諧談小試祝解元嘲人	一
第三十九回	春姐含酸榴娘受訓責	文郎成姻唐生立堅心	一八
第四十回	老冬烘執意辱僮兒	唐解元靈心聯妙句	三三
第四十一回	病榻詩成恨過機	會續球風發借靈書僮	四九
第四十二回	喫新米瀾秋水望將穿	做藏風句西賓會受辱	六三
第四十三回	搜索枯腸獻公子叫苦	遭逢無意唐解元訴情	七七
第四十四回	兩跛頭惟知貪口福	四朋友互詐掉槍花	九二
第四十五回	代成文字伯虎爲捉刀	看破機關二娘說冷話	一〇九
第四十六回	夢咽金龜先生鑽圈套	頭點頑石華老試文才	一二六
第四十七回	兩首妙文太師氣壞	一張利嘴西席心傾	一四二

第四十八回	小書僮超升伴讀	祝允明遊戲揮毫	一五七
第四十九回	唐興嚼舌搬弄是非	昭容發威聲討罪過	一六九
第五十回	娘子軍甘回軟化	洞裏蛇巧遇觀音	一八三
第五十一回	設奇謀趙富翁犧牲愛女	抓鬚子陸大娘發出威風	一九六
第五十二回	看滑稽對大鬧新房	聽誹謗聲小試手段	二一〇
第五十三回	聞歌得消息尋訪老友	追蹤到梁溪投拜太師	二二四
第五十四回	將計就計賺出周解元	亦莊亦諧戲弄何太守	二四一

第三十八回

真相大白老翰林允婚 諧談小試祝解元嘲人

杜月芳小姐知道了文解元裝入畫箱，給李家扛去的信息以後，認爲從此醜名聲將傳遍姑蘇城，兀是哭泣不休，柳兒只得勸慰月芳道：

「依小婢看來，這件事也許不會破露的了。你想因果巷李家離開我們家不遠，當時畫箱抬到他家裏，要是瞧破了情由，他家早就來理論了，怎麼到今晚上，竟是毫無動靜呢，說不定文二爺早已安然回府的了。」

月芳小姐啞了聲道：

「你倒說得好自在話兒，文二爺被鎖箱中，那裏能夠安然回家呢？」

柳兒道：

「據小婢想來，李家取回畫箱，原是要取書畫替李老爺贖罪，豈有不開箱之理。聽說李家只有壽姑小姐一人在家，這具畫箱，當然是她開啓的了。她開箱之後，起初難免要驚奇，

但一經文二爺說明原委，也許李小姐肯把文二爺悄然放回，且把這事瞞起，所以到這時候風聲全無。」

月芳小姐搖頭道：

「只怕沒有這般便宜，李家既要取書畫贖罪，現在只有空箱，便救不成李典史了。無論如何，李小姐必然要來索回書畫，爲什麼也不見有人來呢？」

柳兒道：

「爲了如此，小婢才說不妨事，要破露，早就破露的了。依小婢主見，明晨小姐儘可稟告老爺，說昨日匆忙，忘卻把書畫裝入原箱，以致李家只扛了空箱回去，當時沒有覺察，到臨睡時進畫室，方始發覺李家寄存的書畫，都在畫室裏。原想即時告稟，爲着老爺早已安睡，所以今天特來告稟。這樣，老爺勢必要差人到李家索回空箱，那時再看動靜吧。」

月芳小姐聽着，覺得柳兒的話兒，也還有理，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宿過一宵，待到明天再說。一宵易過，翌日清晨，月芳小姐便登樓去見老父，依着柳兒的話告稟一番，杜翰林卻道：

「不妨事，昨夜我從王少傅那邊得到的消息，徐按院已經把李一桂釋放，據說是文衡山寫的保狀。不過衡山跟一桂交情不深，卻肯替他出力，倒也難得。」

月芳小姐聽着，暗想衡山便是文二爺，他被鎖箱中，怎會替李一桂立保狀？據此看來，柳兒的猜測之詞，也許幸得中了。只不便向老父多問，但問畫室中的書畫，可要叫人送去？杜頌堯道：

「書畫離了畫箱，便沒有歸宿，並且畫箱上粘有書畫清單，必須按單點交，停刻待我遣人到李家索回空箱，裝入書畫，原璧歸趙。」

月芳點頭稱是，杜翰林又笑着道：

「該是親家華鴻山有這眼福，他這番前來祝壽，順便原要賞鑒李典史的家藏書畫，他昨天聽說已經給李家取回，道稱沒有眼福，可惜可惜。誰料他們只取了空箱，書畫仍在我家。好在李典史業已脫罪，他的書畫多留在這裏幾天，也不妨事。我的意思，今天預備筵席午餐，一則替李典史壓驚，二則替華親家餞行，當面央李典史給華親家賞鑒他的書畫一番，料想他必然允許。」

月芳點頭稱是，又閑談了一回，便即告辭下樓。杜翰林也立即遣人到李家抬回畫箱，並請李典史赴宴。待到夫役把空箱扛回，杜翰林吩咐依舊抬到二小姐畫室中安放，接着門上來報，護龍街祝大爺來了，杜頌堯請入書房相見，分賓主坐定之後，祝枝山卻高拱着雙手，口中連連說着「老先生恭喜，老先生恭喜」，杜頌堯笑着說道：

「枝山又來取笑了，賤辰已過，喜從何來？」

枝山哈哈笑道：

「昨日今朝大不同，昨天的恭喜，是恭喜你五十大慶，今天的恭喜，是恭喜你快得乘龍。」

頤堯愕然道：

「二小女依然待字閨中，坦腹東床，至今未得，那裏有喜呢？」

枝山道：

「今年春季說過的文解元，老生意下如何？」

頤堯道：

「得婿如文衡山，尚復何求。所不足者，欲娶兩婦耳。」

枝山道：

「這是他遵守先人的遺訓，老先生理當成全其美。」

頤堯道：

「要是一妻一妾，名分不同，老夫當可成全其美。如今兩房媳婦，一般看待，並且又是同日結親，這便如何使得？」

枝山笑道：

「一夫兩婦，自古有之，只須令媛情願，老先生何用固執。」

頤堯道：

「便是小女心中，也不以此爲然。」

枝山摸着阿鬍子，哈哈笑道：

「只怕不見得吧。」

這一句話，頓使老杜不快，立時把臉色沉了下來，便說：

「枝山你此言錯了，小女的意思，老夫豈有不知之理。」

枝山見頤堯面有愠色，未免暗暗好笑，卻故作不知，若無其事的笑着說道：

「不瞞老先生說，要是晚生知道了令媛千金果然不以此舉爲然，也不肯多此一舉，上門再來說合。上次已經討了沒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爲着令媛千金的意思，跟老先生的意思完全相反，所以祝某這一次的登門說合，完全迎合令媛千金的意思而來，撮合這頭親事的呢。」

頤堯聽着，暗暗納罕，忖念祝枝山跟月芳難得見面，怎會知道月芳的意思？定是他無言可說，故意造出，完全是沒有根據的話兒。我只要問他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他的話兒真實，

他就得破露了。便道：

「枝山，這不能憑你片面之言，便可深信。你說小女跟我的意思完全相反，可有什麼證據證明麼？」

枝山摸着阿鬍子，一對近視眼緊緊射注着杜頌堯的臉兒，扳起了面容，一本正經的問道：

「要是果有證據，可以證明令媛千金的心思，完全跟你相反，那麼請問老先生，這親事允許不允許呢？」

頌堯知道枝山的脾氣，事事有些半真半假，半瘋半癲的做作，認爲他說說罷了，那裏會有什麼證據，不妨爽些兒截斷了他的癡心妄想罷，便道：

「要是你果有證據足以證明小女的心思跟我相反，那麼老夫立時可以允許這頭親事。」

枝山見他已經上鉤，防一經說出真情，一時之間，他面子上落不下臺，反是不美，必須把他左右侍候的人遣開，一則免得洩漏到外面去，二則老杜也不致十分難堪了。主意打定，便對頌堯道：

「請老先生屏退管家，祝某方可直言奉告，把證據交出。」

頌堯見他這般的鄭重其事，只得屏退了左右侍奉的人，接着詢問枝山證據何在？枝山不

慌不忙，取出小小的一紙印文，有「月芳小印」字樣，朱印燦然，篆文蒼勁，笑着說道：

「這便是令媛千金心許文解元的證據。」

頤堯把腦袋連連搖着道：

「枝山又來了，這一紙印文，算得什麼證據呢？小女喜弄筆墨，難保沒有閨中作品流傳在外，被人家剪下了鈴印，你卻拿來作證據，這那裏能夠作證呢。」

枝山見他還是糊塗着，哈哈笑着道：

「要是普通鈴印，本來算不得什麼證據，這四字篆文，卻是令媛千金佩在胸前的金印上印下來的，平日令媛千金所印的鈴章，都是晶章牙章，從來沒有印用金章的。實告老先生，令媛千金的金章，已經到了文解元的手中，文解元的玉連環也已到了令媛千金的手中了。老先生不信，不妨去詢問令媛千金，便知真情了。只是有一言忠告，自古以來，才子佳人，交換婚約贈品，是常有的事，老先生不須惱怒。並且這件事十分秘密，除了我跟衡山，外人都不知道，老先生盤問令媛千金，也得謹守秘密爲是。晚生在這裏坐候，請你快去詢問令媛千金吧，以便早定婚約。」

頤堯聽着，不覺疑信參半，自知不問愛女，難於辨明真情的了。即請枝山在書房中等候，匆匆的走入內室，詢知月芳在畫室裏面，便到畫室中來。他知道月芳素性穩重，跟文徵明

從未會過面，枝山說的交換贈品，料想必無其事，定然是祝枝山弄的詭計，希圖做成媒人罷了，所以毫不動怒，只是笑嘻嘻的問月芳索取金印一看。不料月芳竟低垂了粉頸，默不作聲，頤堯才覺得不妙，逼一句問道：

「難道你的金章，果然換了玉連環麼？」

到這時候，月芳小姐那裏還會開什麼口，依然的低頭不語，頤堯便向柳兒詰問道：

「你是一天到晚，跟隨着小姐的，我問你，這幾天，小姐可曾到外邊遊玩？」

柳兒答道：

「小姐常在閨中，不曾出門，除卻那一天陪着姑奶奶到網師園遊過一次，這是老爺知道的。」

頤堯道：

「小姐既是沒有出門，難道是文徵明到這裏來麼？」

柳兒道：

「提起文二爺道樁事原也奇怪，昨天下午席散後，小姐回房休息，吩咐我到外面去沖茶，小姐自到畫室中去賞玩書畫，揭開門簾，便撞見一位年少書生，向着小姐作揖，自稱文徵明。那時候，我還在沖茶。待到回來，才見小姐跟文二爺在畫室中講話，也不知他什麼時候

進畫室的呢。」

頤堯哼了聲道：

「你這小賤人，倒推得乾淨。這裏雖通花園，外面人卻走不進的，明明是你弄的把戲，把文徵明引進來的。」

柳兒不迭的喊着冤枉道：

「老爺只要詢問小姐，文二爺是自己進來的，還是小婢引進來的？」

頤堯便對月芳道：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快說吧，做媒人的祝枝山，在書房中等候着呢。」

月芳小姐含羞答道：

「與柳兒不相干，確是文二爺自己進來的。」

頤堯很詫異的道：

「這倒奇了，他沒人引領，怎會到得此地？」

柳兒何等靈巧，他見老主人的面色已經和緩了下來，突然說道：

「小婢倒明白的了，論到引進文二爺的人，只怕就是老爺吧。」

頤堯愕然道：

「胡說，我怎會引他進來。」

柳兒道：

「小姐跟姑奶奶遊網師園的一天，回來後，看花園的老祥對我說起，今天老爺帶着祝大爺遊園，陪着他穿假山走竹林，還有月洞門的開閉方法告訴祝大爺，最後還引領着祝大爺到畫室賞鑒書畫。老爺你想吧，文二爺跟祝大爺是知己的朋友，媒人又是他來做的，老爺把祝大爺引進畫室，明明間接把文二爺引進來了。小婢的話兒，是也不是？」

頤堯聽了柳兒這一番話，倒覺得很有理由，定然祝枝山指點了文徵明路徑，他才會闖進畫室，確是跟柳兒不相干，便去向月芳詰問：

「文徵明以後便怎樣呢？」

月芳知道這時候，沒有遮瞞的餘地了，只得據實稟告：文徵明怎樣的懇求，怎樣的交換信物，怎樣的雪芳陪着女客到來，怎樣的柳兒把文徵明藏入畫箱，怎樣的李家把畫箱扛去，怎樣的正在憂急，不知道徵明到了李家後的情形怎樣。頤堯聽到把文徵明藏入畫箱，給李家扛去畫箱，早急得滿頭是汗，瞪大了眼珠，對着柳兒道：

「該死該死，你把文二爺藏入畫箱，不要把他悶死嗎？」

柳兒卻沒事人兒一般的微微笑着說道：

「一來箱上有破洞，不會悶死；二則要是文二爺昨天悶死在箱中，今天祝大爺也不會來做媒了。老爺只要去盤問祝大爺，究竟怎樣，便能明白了。」

頤堯覺得有理，對月芳道：

「現在祝枝山守在外面，文家的婚事，你既願意，我只好順你的意思了。」

這兩句話，聽到了月芳小姐耳中，不由得心花朵朵開了。杜頤堯返身出外，仍到書房，枝山劈口問道：

「老先生，祝某可是說謊麼？」

頤堯冷笑了一聲道：

「謊雖不說，你的玄虛可也弄得不小呢。」

枝山笑道：

「閑話休多，現在這親事老先生終該一口應允了。」

頤堯點頭道：

「一口允許的了。」

枝山道：

「對於一娶兩婦，同日結婚，也沒有異議了吧？」

頌堯暗想枝山太狡猾了，在這一點上，須得給一個難題難他，忙搖着頭道：

「一娶兩婦，我不反對，同日結婚，卻不可以。」

枝山道：

「老先生既然一口允許了，怎麼又反對呢？」

頌堯道：

「我允許的是一夫兩婦，不是同日結婚。凡事總有一個先後，我們訂婚在先，須該先結婚，他家訂婚在後，須該後結婚。」

枝山笑着問道：

「要是同日訂婚便怎麼樣呢？」

頌堯道：

「那有這般的巧事。」

枝山笑道：

「偏有這般的巧事。衡山昨天跟令媛千金，面訂婚約，同日又跟李一桂的千金小姐面訂了婚約，間接的媒人，還好算是令媛千金呢！」

頌堯聽了，沉吟一會道：